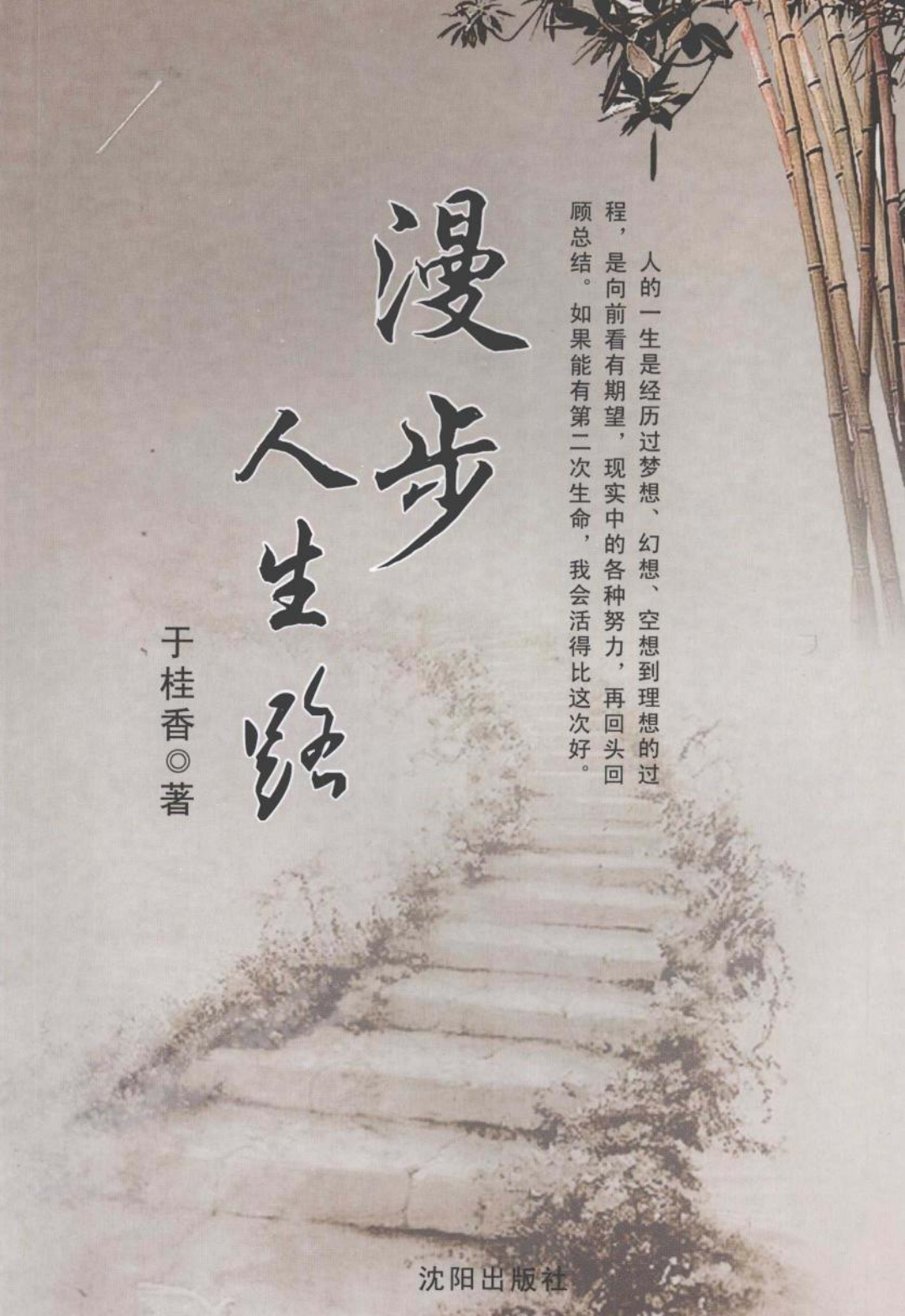




漫步 人生路

于桂香◎著

人的一生是经历过梦想、幻想、空想到理想的過程，是向前看有期望，现实中的各种努力，再回头回顾总结。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会活得比这次好。

沈阳出版社

漫步人生路

于桂香◎著

人的一生是经历过梦想、幻想、空想到理想的过
程，是向前看有期望，现实中的各种努力，再回头回
顾总结。如果能有第二次生命，我会活得比这次好。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步人生路 / 于桂香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41-4192-5

I. ①漫… II. ①于…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380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4.5

字 数: 1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0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海丽丽

封面设计: 唯道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张芳芳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192-5

定 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62564928

E-mail: sysfax_cn@sina.com

志在有为（代序）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共产党人和我们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的重要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没有改革开放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由此可见，学习传播毛泽东思想，早已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神圣义务。这本书的出版，虽然是个人的著述，但无疑也是一次对毛泽东思想深情的宣传，可喜可贺，令我钦佩不已。

我与本书的作者是大学时代的同窗挚友。作者书稿杀青后，给我寄来，希望我为其出版写一篇序。写序不敢承当，然而先睹为快，确实受益匪浅。作者在书中以朴素谦逊的文字，讲述了她的人生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哲学论述。我从文字中看到了两种力量：一是科学理论的力量，一是作者始终如一的

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执著精神，构成了作者学术研究的核心。

早在大学读书的时代，作者就酷爱毛泽东思想并有一种执著的宣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作者的一生。她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早于同窗，可谓情有独钟；青年有为，敢于登大学讲坛传道解惑于毛泽东思想，真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直至退休，可谓业精于勤；中年时代，醉心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可谓用心良苦；桑榆之年，精神更加奋勉，仍乐道于毛泽东思想之宣传，广为传颂，可谓终生不懈，功德无量。我深为其精神力量所感动，虽不敢堂而皇之为序，然而协助作者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敢不勉，愿以寥寥数语，权为代序而已矣。

吴 琪

2008年3月1日于沈阳

前 言

我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可以说我这一生见证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想法，想要写写自己平凡的一生，很多次，很多话语总是要控制不住，脱口而出，真正提起笔来，却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我又很想借拙笔为我的儿女和后代留下点什么，现在终于得偿所愿。虽然这部自传类的书不是什么宏篇巨著，但是书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件事都是我的真实经历，是我七十多年生活的记载。这本书不仅仅是我一生生活的记叙，也有我在吉林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从事文史、哲学教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多年从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教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看着这本书，往事又历历浮现在眼前。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七十多年过去了。我是学历史的，也一直在从事历史教育工作。我认为读史可以明智，知古而鉴今。人在这个世界上总

要留下自己的痕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历史，个人也要写出个人的历史。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也要留下我的历史给我的下一代，也留给自己翻阅。所以，我鼓励平凡人也要写书写史，因为每个人的平凡中都蕴藏着许多不平凡。

写给我最最亲爱的母亲

读了母亲写的这本《漫步人生路》，我感到非常激动。这本书前前后后准备了两年，终于可以出版了。真为母亲高兴！感谢所有在她创作过程中帮助过她的人们，谢谢你们帮助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写出了她曾经的岁月，让许许多多母亲的同龄人有了回顾他们那个年代的难得的机会，也让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中青年人有了向上一代人学习的宝贵的教材。

母亲在书中讲述了许多她经历过的故事，但是，不知您注意没有，她很少写到自己经历的困难。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欢把忧愁留给自己，把欢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在此，我也想冒昧地占用这本书里一点宝贵的空间，用我贫乏的词汇描述一下我的母亲，让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她。

母亲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豁达开朗、乐于助人的人。从小我家里就经常有亲戚、母亲的同事、领导、邻居来做客，谈工作，聊生活。每次只要哪家有了困难的事情，母亲必定主动帮助人家，从来不求回报。在电视还不是太普及的年月，她还经

常和父亲一起带他们的一些学生来家里看球赛、看连续剧。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同学，她也经常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资助他们。作为母亲的女儿，我真为有这样的母亲感到幸运。在家里，任何时候我因为顽皮打坏东西或者弄糟事情，母亲都会说“没事儿！”。永远只是这一句，简单、轻松，陪伴我从小到大。她也从来没有因为我功课不好打骂过我。现在我也做了妈妈，我时常感到，这些日常的小事是多么地难以做好，我真的是要向母亲好好学习！

我的母亲还是一位极其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我从出生到成人都和父母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在记忆中，很多我在玩耍或者在睡觉的时间，母亲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母亲的日子好像根本没有周末，她总是在不断地读书、备课、讲课或者参加研讨会议。她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不断激励着我追求更高的理想，更高的目标。高中毕业后我由于没有很好地完成高考试卷，考入了一所普通高校。就连这个普通高校还是父亲、母亲在我刚刚过分数线的情況下，求人把我录取的。我当时心里感到很愧对我的母亲。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没有因此抱怨过我一句，反倒是在不断安慰我，让我不要气馁。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不断补习英文，在三十岁那一年我拿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实现了去美国深造硕士学位的梦想。当我第一时间将美国签证通过的消息告诉母亲，她很开心，我也是。我用我的实际行动向母亲说了声谢谢，我想她明白，我也明白。借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只想说再正式地对母亲说一声谢谢，谢谢您培养了我，也谢谢您为国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我为有您这样敬业的教师母亲感到骄傲，自豪！

母亲今年七十多岁了，可我觉得她一点也不老。她经常去打乒乓球、锻炼身体，有时我真觉得她比我还精神。现在祖国越来越富强了，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我期待着妈妈用《漫步人生路》的续集，描绘出她更加精彩的新生活，谱写出祖国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我也祝愿我的父亲母亲，和所有与他们同龄的叔叔阿姨们，积极锻炼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活过百岁！加油啦！

女儿：马兵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目 录

志在有为（代序）	001
前言	001
写给我最最亲爱的母亲	001
最敬爱的父母	001
我的父亲	002
我的母亲	004
少年时代	010
大学时代	015
教育革命	019
那些磨不去的回忆	021
武斗	024
复课闹革命	026
辩证法育新人	027
思想转折	030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033
改革开放	036

我任教的吉林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	038
学习时事，放眼世界	043
老有所为，锻炼好身体	043
47年后同学再相会	046
师生情	049
国际旅游	056
俄罗斯	056
亲历西欧八国	057
远渡重洋——在美国的一年	075
附录（原原本本介绍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	
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	085
学习《论持久战》	093
略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	099
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	112
学习《矛盾论》	123
后记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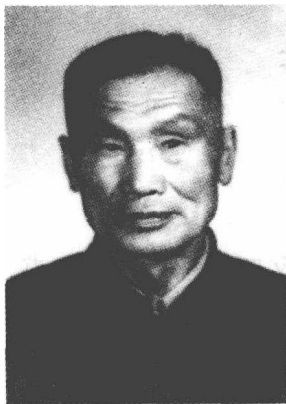
最敬爱的父母

我的家乡在东北吉林省白城市。祖父叫于维范，字方甫，在东北军中任过职，但不是军职，只是一名财务管理人员。到了晚年就闲赋在家，没有职业。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一直待在家里。我还记得爷爷经常做一些红绿咸菜，我们都非常爱吃。后来奶奶得了重病，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就由我的母亲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一直到两位老人病故。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大伯父于志学，我的父亲于志仁，我的老叔（我们东北喜欢称呼最小的孩子为老，老叔也就是我的小叔）于志成。大伯父有两儿一女，分别是我大表哥于汶川、二表哥于德川和小表妹于桂琴。我大伯1949年失去了工作，家里没有经济来源，我大娘生小表妹时失血过多，不幸去世。整个家庭无以为继，所以三个孩子时常住在我们家，两家人都要依靠我父亲教书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所以我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怎么宽裕，但是大家仍然像一家人一样生活，没有怨言。

老叔于志成是手工业者，为人热心诚恳，善良可信。解放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病故。有一女于桂梅，是中学教员也是中共党员，工作认真负责，现已退休。

我的父亲



父亲

我的父亲从小就爱读书，成绩很好。在旧社会能得到奖学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的父亲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得到了奖学金，而且得到的奖学金正好可以维持上学的费用，没有给家里增添负担。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20多岁就开始在乡村办小学，曾创办于家屯小学、平安镇高小、白城子新兴小学，每所学校的成立都是白手起家，克服了种种困难。这期间的心酸以及他为之付出的努力常人难以置信。

解放前父亲在洮南县镇西村铁岭李小学和于家屯小学担任老师。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我们一家常常被迫迁移，父亲到哪里，我们一家就跟着搬到哪里。1945年，我家从镇西铁岭李搬到于家屯，后来又搬到魏家屯、平安镇等地。我还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当时我只有6岁，大轱辘车装着我们全家的行李搬家。我们坐在车上，冰天雪地，路面全都结了冰，一不小心车子倒了，连车带人都摔在了地上，人被压在了车子底下，幸亏有棉被垫着，才幸而没有出什么事。我的童年搬了很多次家，但不管搬到哪儿都是一铺土炕，家里连件像样的家

具都没有，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岁月如梭，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总是感慨不已。当年的我们能够住上一间土坯房就已经很欣慰了，哪里还敢想到今天能住进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啊！这都是多亏了毛泽东领导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我们才能拥有这样的幸福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的人民饱经沧桑，具有强烈的抗日意识。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集训东北地区的小学教师。在一次集训时，日本人说我父亲的头上有虱子，硬扳着我父亲的头用凉水冲。父亲急了，转身就给了日本教官两个嘴巴。那时的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惯了，没人敢反抗他们，因为反抗他们的下场很可能就是死。我父亲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就是觉得日本人太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了，这么侮辱人，但凡有血性的人都忍受不了。当然这件事也惹怒了日本人，我父亲为此差点丧命，最后还是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其他教员都觉得我父亲有民族气节，为他们出了一口气。不过14年的亡国奴生活仍然给东北人民留下了数不尽的灾祸和伤痕。

因为我父亲的爱国表现，1946年东北解放前经中共地下党八路军政委蒋谷峰（原吉林省团委书记）介绍，父亲在吉林省洮南县镇西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协助八路军顺利进行接收工作。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却遭到了错误的对待。在那动荡时期，父亲在盲哑学校被监禁了八个月。盲哑学生不知深浅，在当时的造反派恶意鼓动下，竟然将我父亲划到了“黑帮”的队伍，每天对我父亲拳打脚踢。第一次就把我父

亲打得耳聋眼花，紧接着就是抹黑脸、罚跪、批斗和劳动改造。有一天，我去看父亲，好说歹说，那些人才允许我和父亲见上一面。可就是这一面，还必须隔着10米远，连一句话都不让说。父亲一看见我就掉眼泪了，一个劲地擦着眼睛，不停地朝我挥手示意让我赶快离开，生怕那些人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我们这个家再也经不起什么折腾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近八个月后父亲才得以自由。回到家中时，人瘦得皮包骨。

父亲从二十几岁就在乡里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也算是这一行里的佼佼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教出了很多出名的学生，有几个学生当上了白城市的主要领导。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突出，工作中荣获了多个奖状，直到现在依然保存在家中。1978年他主动离休，但由于故土难离，在长春待了两年又回白城市复了职，重任白城二幼主任，直至70岁才退休。2001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享年90岁。在父亲人生最后的几年，几乎卧床不起，我和我的家人一直陪伴在老人的身边，陪他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我的母亲

母亲李玉珠，1976年8月28日去世，到现在也已三十多年了，可是回忆起来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的母亲生长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她善良忠厚、品德高尚，继承了农民最质朴的情怀。自己从来不讲究吃穿，却舍得给别人花钱。虽然没什么文化，却能说会道，能把坏事办成好事，村子里有大事小情都愿意找她帮忙解决。在我们几

个孩子的眼里，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但有知识的人。在我看来，母亲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我们这个家。

1976年，我的工资是69元，我爱人马云鹏一个月的工资是60多元，两个孩子还有三个老人都要靠我们来养活，生活非常困难，每到月底就得向邻居刘老师和钱老师家借钱才能过得去。没办法，只能把一个孩子送去我母亲那里，



母亲

可是我并没有多余的钱给我母亲，家里条件又差，多亏我的外甥女吴明、郭常玉和我姐姐不时给我母亲寄些钱去，他们的生活才能好过一点。我之所以写出他们的名字，也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母亲病逝后，孩子离开白城来到长春，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对不起我的母亲。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我却没有什么来报答她。

60年代初，国家赶上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家里有点饭，母亲就让我们先吃，母亲的胃病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的。可就是这样，我竟然还和母亲闹脾气。我那时还年轻，性格急躁，有气在单位不敢闹，回家就把气撒在母亲身上。母亲并没因此而责怪过我，却对我说：“小香啊！（家里人都这么叫我）你可别闹了，都是当老师的人了，还动不动就怄气，这怎么行呢？”现在我一想起来就痛心，当时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母亲那时候多难啊，我非但不能替她分忧，还不时地给她制造一些麻烦，让她操心。虽然我当老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可是我最终又一点点地要了回来花掉了。那个时候要什么没什么，与现